資治通鑑/卷09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八十九 ◄

資治通鑑
卷九十 晉紀十二

► 卷九十一

起強圉赤奮若，盡著雍攝提格，凡二年。

資治通鑑 第090卷

【晉紀十二】 起強圉赤奮若，盡著雍攝提格，凡二年。

中宗元皇帝上建武元年（丁丑，公元三一七年）

春，正月，漢兵東略弘農，太守宋哲奔江東。

黃門郎史淑、侍御史王沖自長安奔涼州，稱愍帝出降前一日，使淑等繼詔賜張實，拜實大都督、涼州牧、侍中、司空，承製行事，且曰：「朕已詔琅邪王時攝大位，君其協贊琅邪，共濟多難。」淑等至姑臧，實大臨三日，辭官不受。

初，實叔父肅為西海太守，聞長安危逼，請為先鋒入援。實以其老，弗許。及聞長安不守，肅悲憤而卒。

實遣太府司馬韓璞、撫戎將軍張閬等帥步騎一萬東擊漢，命討虜將軍陳安、安故太守賈騫、隴西太守吳紹各統郡兵為前驅。又遺相國保書曰：「王室有事，不忘投軀。前遣賈騫瞻公舉動，中被符命，敕騫還軍。俄聞寇逼長安，胡崧不進，麴允持金五百，請救於

崧，遂決遣騫等進軍度嶺。會聞朝廷傾覆，為忠不遂，憤痛之深，死有餘責。今更遣璞等，唯公命是從。」璞等卒不能進而還，至南安，諸羌斷路，相持百餘日，糧竭矢盡。璞殺車中牛以饗士，泣謂之曰：「汝曹念父母乎？」曰：「念。」「念妻子乎？」曰：「念。」「欲生還乎？」曰：「欲。」「從我令乎？」曰：「諾。」乃鼓噪進戰。會張閬帥金城兵繼至，夾擊，大破之，斬首數千級。

先是，長安謠曰：「秦川中，血沒腕，唯有涼州倚柱觀。」及漢兵覆關中，氐、羌掠隴右，雍、秦之民，死者什八九，獨涼州安全。

二月，漢主聰使從弟暢帥步騎三萬攻滎陽，太守李矩屯韓王故壘，相去七里，遣使招矩。時暢兵猝至，矩未及為備，乃遣使詐降於暢。暢不復設備，大饗，渠帥皆醉。矩欲夜襲之，士卒皆恇懼，矩乃遣其將郭誦禱於子產祠，使巫揚言曰：「子產有教，當遣神兵相助。」眾皆踴躍爭進。矩選勇敢千人，使誦將之，掩擊暢營，斬首數千級，暢僅以身免。

辛巳，宋哲至建康，稱受愍帝詔，令丞相琅邪王睿統攝萬機。三月，琅邪王素服出次，舉哀三日。於是西陽王羕及官屬等共上尊號，王不許。羕等固請不已，王慨然流涕曰：「孤，罪人也。諸賢見逼不已，當歸琅邪耳！」呼私奴，命駕將歸國。羕等乃請依魏、晉故事，稱晉王；許之。辛卯，即晉王位，大赦，改元；始備百官，立宗廟，建社稷。

有司請立太子，王愛次子宣城公裒，欲立之，謂王導曰：「立子當以德。」導曰：「世子、宣城，俱有朗俊之美，而世子年長。」王從之。丙辰，立世子紹為王太子；封裒為琅邪王，奉恭王后；仍以裒都督青、徐、兗三州諸軍事，鎮廣陵。以西陽王羕為太保，封譙剛王遜之子承為譙王。遜，宣帝之弟子也。又以征南大將軍王敦為大將軍、江州牧，揚州刺史王導為驃騎將軍、都督中外諸軍事、領中書監、錄尚書事，丞相左長史刁協為尚書左僕射，右長史周顗為吏部尚書，軍諮祭酒賀循為中書令，右司馬戴淵、王邃為尚書，司直劉隗為御史中丞，行參軍劉超為中書舍人，參軍事孔愉長兼中書郎；自餘參軍悉拜奉車都尉，掾屬拜駙馬都尉，行參軍舍人拜騎都尉。王敦辭州牧，王導以敦統六州，辭中外都督，賀循以老病辭中書令，王皆許之，以循為太常。是時，承喪亂之後，江東草創，刁協久宦中朝，諳練舊事，賀循為世儒宗，明習禮學，凡有疑議，皆取決焉。

劉琨、段匹磾相與歃血同盟，期以翼戴晉室。辛丑，琨檄告華、夷，遣兼左長史、右司馬溫嶠，匹磾遣左長史榮邵，奉表及盟文詣建康勸進。嶠，羨之弟子也。嶠之從母為琨妻，琨謂嶠曰：「晉祚雖衰，天命未改，吾當立功河朔，使卿延譽江南。行矣，勉之！」

王以鮮卑大都督慕容廆為都督遼左雜夷流民諸軍事、龍驤將軍、大單于、昌黎公，廆不受；征虜將軍魯昌說廆曰：「今兩京覆沒，天子蒙塵，琅邪王承製江東，為四海所繫屬。明公雖雄據一方，而諸部猶阻兵未服者，蓋以官非王命故也。謂宜通使琅邪，勸承大統，然後奉詔令以伐有罪，誰敢不從！」處士遼東高詡曰：「霸王之資，非義不濟。今晉室雖微，人心猶附之，宜遣使江東，示有所尊，然後仗大義以征諸部，不患無辭矣。」廆從之，遣長史王濟浮海詣建康勸進。

漢相國粲使其黨王平謂太弟義曰：「適奉中詔，雲京師將有變，宜衷甲以備非常。」義信之，命宮臣皆衷甲以居。粲馳遣告靳准、王沈。准以白漢主聰曰：「太弟將為亂，已衷甲矣！」聰大驚曰：「寧有是邪！」王沈等皆曰：「臣等聞之久矣，屢言之，而陛下不之信也。」聰使粲以兵圍東宮。粲使准、沈收氐、羌酋長十餘人，窮問之，皆懸首高格，燒鐵灼目，酋長自誣與義謀反。聰謂沈等曰：「吾今而後知卿等之忠也！當念知無不言，勿恨往日言而不用也！」於是誅東宮官屬及義素所親厚，准、沈等素所憎怨者大臣數十人，坑士卒萬五千餘人。夏，四月，廢義為北海王，粲尋使准賊殺之。義形神秀爽，寬仁有器度，故士心多附之。聰聞其死，哭之慟，曰：「吾兄弟止餘二人而不相容，安得使天下知吾心邪！」氐、羌叛者甚眾，以靳准行車騎大將軍，討平之。

五月，壬午，日有食之。

六月，丙寅，溫嶠等至建康，王導、周顗、庾亮等皆愛嶠才，爭與之交。是時，太尉、豫州牧荀組、冀州刺史邵續、青州刺史曹嶷、寧州刺史王逊、東夷校尉崔毖等皆上表勸進，王不許。

初，流民張平、樊雅各聚眾數千人在譙，為塢主。王之為丞相也，遣行參軍譙國桓宣往說平、雅，平、雅皆請降。及豫州刺史祖逖出屯蘆洲，遣參軍殷義詣平、雅。義意輕平，視其屋，曰：「可作馬廄。」見大鑊，曰：「可鑄鐵器。」平曰：「此乃帝王鑊，天下清平方用之，奈何毀之！」義曰：「卿未能保其頭，而愛鑊邪！」平大怒，於坐斬義，勒兵固守。逖攻之，歲餘不下，乃誘其部將謝浮，使殺之；逖進據太丘。樊雅猶據譙城，與逖相拒。逖攻之不克，請兵於南中郎將王含。桓宣時為含參軍，含遣宣將兵五百助逖。逖謂宣曰：「卿信義已著於彼，今復為我說雅。」宣乃單馬從兩人詣雅曰：「祖豫州方欲平蕩劉、石，倚卿為援；前殷義輕薄，非豫州意也。」雅即詣逖降。逖既入譙城，石勒遣石虎圍譙，王含復遣桓宣救之，虎解去。逖表宣為譙國內史。

己巳，晉王傳檄天下，稱：「石虎敢帥犬羊，渡河縱毒，今遣琅邪王裒等九軍，銳卒三萬，水陸四道，逕造賊場，受祖逖節度。」尋復召裒還建康。秋，七月，大旱；司、冀、並、青、雍州大蝗；河、汾溢，漂千餘家。

漢主聰立晉王粲為皇太子，領相國、大單于，總攝朝政如故。大赦。

段匹磾推劉琨為大都督，檄其兄遼西公疾陸眷及叔父涉復辰、弟末柸等會於固安，共討石勒。末柸說疾陸眷、涉復辰曰：「以父兄而從子弟，恥也；且幸而有功，匹磾獨收之，吾屬何有哉！」各引兵還。琨、匹磾不能獨留，亦還薊。

以荀組為司徒。

八月，漢趙固襲衛將軍華薈於臨潁，殺之。

初，趙固與長史周振有隙，振密譖固於漢主聰。李矩之破劉暢也，於帳中得聰詔，令暢既克矩，還過洛陽，收固斬之，以振代固。矩送以示固，固斬振父子，帥騎一千來降；矩復令固守洛陽。

鄭攀等相與拒王廙，眾心不壹，散還橫桑口，欲入杜曾。王敦遣武昌太守趙誘、襄陽太守朱軌擊之，攀等懼，請降。杜曾亦請擊第五猗於襄陽以自贖。

廙將赴荊州，留長史劉浚鎮揚口壘。竟陵內史朱伺謂廙曰：「曾，猾賊也，外示屈服，欲誘官軍使西，然後兼道襲揚口耳。宜大部分，未可便西。」廙性矜厲自用，以伺為老怯，遂西行。曾等果還趨揚口；廙乃遣伺歸，裁至壘，即為曾所圍。劉浚自守北門，使伺守南門。馬俊從曾來攻壘，俊妻子先在壘中，或欲皮其面以示之。伺曰：「殺其妻子，未能解圍，但益其怒耳。」乃止。曾攻陷北門，伺被傷，退入船，開船底以出，沉行五十步，乃得免。曾遣人說伺曰：「馬俊德卿全其妻子，今盡以卿家內外百口付俊，俊已盡心收視，卿可來也。」伺報曰：「吾年六十餘，不能復與卿作賊，吾死亦當南歸，妻子付汝裁之。」乃就王廙於甑山，病創而卒。

戊寅，趙誘、朱軌及陵江將軍黃峻與曾戰於女觀湖，誘等皆敗死。曾乘勝徑告沔口，威震江、沔。王使豫章太守周訪擊之。訪有眾八千，進至沌陽。曾銳氣甚盛，訪使將軍李恆督左甄，許朝督右甄，訪自領中軍。曾先攻左、右甄，訪於陣後射雉以安眾心，令其

眾曰：「一甄敗，鳴三鼓；兩甄敗，鳴六鼓。」趙誘子胤，將父餘兵屬左甄，力戰，敗而復合，馳馬告訪。訪怒，叱令更進，胤號哭還戰。自旦至申，兩甄皆敗。訪選精銳八百人，自行酒飲之，敕不得妄動，聞鼓音乃進。曾兵未至三十步，訪親鳴鼓，將士皆騰躍奔赴，曾遂大潰，殺千餘人。訪夜追之，諸將請待明日，訪曰：「曾驍勇能戰，向者彼勞我逸，故克之；宜及其衰乘之，可滅也。」乃鼓行而進，遂定漢、沔。曾走保武當。王廙始得至荊州。訪以功遷梁州刺史，屯襄陽。

冬，十月，丁未，琅邪王裒薨。十一月，己酉朔，日有食之。

丁卯，以劉琨為侍中、太尉。

征南軍司戴邈上疏，以為：「喪亂以來，庠序隳廢；議者或謂平世尚文，遭亂尚武，此言似之，而實不然。夫儒道深奧，不可倉猝而成。比天下平泰，然後修之，則廢墜已久矣。又，貴游之子，未必有斬將搴旗之才，從軍征戍之役，不及盛年使之講肄道義，良可惜也。世道久喪，禮俗日弊，猶火之消膏，莫之覺也。今王業肇建，萬物權輿，謂宜篤道崇儒，以勵風化。」王從之，始立太學。

漢主聰出畋，以愍帝行車騎將軍，戎服執戟前導。見者指之曰：「此故長安天子也。」聚而觀之，故老有泣者。太子粲言於聰曰：「昔周武王豈樂殺紂乎？正恐同惡相求，為患故也。今興兵聚眾者，皆以子業為名，不如早除之！」聰曰：「吾前殺庾鋭輩，而民心猶如是。吾未忍復殺也，且小觀之。」十二月，聰饗群臣於光極殿，使愍帝行酒洗爵，已而更衣，又使之執蓋；晉臣多涕泣，有失聲者。尚書郎隴西辛賓起，抱帝大哭，聰命引出，斬之。

趙固與河內太守郭默侵漢河東，至絳，右司隸部民奔之者三萬餘人。騎兵將軍劉勳追擊之，殺萬餘人，固、默引歸。太子粲帥將軍劉雅生等步騎十萬屯小平津，固揚言曰：「要當生縛劉粲以贖天子。」粲表於聰曰：「子業若死，民無所望，則不為李矩、趙固之用，不攻而自滅矣。」戊戌，愍帝遇害於平陽。粲遣雅生攻洛陽，固奔陽城山。

是歲，王命課督農功，二千石、長吏以入谷多少為殿最，諸軍各自佃作，即以為稟。

氐王楊茂搜卒，長子難敵立，與少子堅頭分領部曲；難敵號左賢王，屯下辨，堅頭號右賢王，屯河池。

河南王吐谷渾卒。吐谷渾者，慕容廆之庶兄也，父涉歸，分戶一千七百以隸之。及廆嗣位，二部馬鬥，廆遣使讓吐谷渾曰：「先公分建有別，奈何不相遠異，而令馬有斗傷」吐谷渾怒曰：「馬是六畜，斗乃其常，何至怒及於人！欲遠別甚易，恐後會為難耳！今當去汝萬里之外。」遂帥其眾西徙。廆悔之，遣其長史乙那婁馮追謝之。吐谷渾曰：「先公嘗稱卜筮之言云：『吾二子皆當強盛，祚流後世。』我，孽子也，理無並大。今因馬而別，殆天意乎！」遂不復還，西傅陰山而居。屬永嘉之亂，因度隴而西，據洮水之西，極於白蘭，地方數千里。鮮卑謂兄為阿干，廆追思之，為之作《阿干之歌》。吐谷渾有子六十人，長子吐延嗣。吐延長大有勇力，羌、胡皆畏之。

中宗元皇帝上太興元年（戊寅，公元三一八年）

春，正月，遼西公疾陸眷卒，其子幼，叔父涉復辰自立。段匹磾自薊往奔喪；段末柸宣言：「匹磾之來，欲為篡也。」匹磾至右北平，涉復辰發兵拒之。末柸乘虛襲涉復辰，殺之，並其子弟黨與，自稱單于。迎擊匹磾，敗之；匹磾走還薊。

三月，癸丑，愍帝凶問至建康，王斬縗居廬；百官請上尊號，王不許。紀瞻曰：「晉氏統絕，於今二年，陛下當承大業；顧望宗室，誰復與讓！若光踐大位，則神、民有所憑依；苟為逆天時，違人事，大勢一去，不可復還。今兩都燔蕩，宗廟無主，劉聰竊號於西北，而陛下方高讓於東南，此所謂揖讓而救火也。」王猶不許，使殿中將軍韓績徹去御坐。瞻叱績曰：「帝坐上應列星，敢動者斬！」王為之改容。

奉朝請周嵩上疏曰：「古之王者，義全而後取，讓成而後得，是以享世長久，重光萬載也。今梓宮未返，舊京未清，義夫泣血，士女遑遑。宜開延嘉謀，訓卒厲兵，先雪社稷大恥，副四海之心，則神器將安適哉！」由是忤旨，出為新安太守，又坐怨望抵罪。嵩，顗之弟也。

丙辰，王即皇帝位，百官皆陪列。帝命王導升御床共坐，導固辭曰：「若太陽下同萬物，蒼生何由仰照？」帝乃止。大赦，改元，文武增位二等。帝欲賜諸吏投刺勸進者加位一等，民投刺者皆除吏，凡二十餘萬人。散騎常侍熊遠曰：「陛下應天繼統，率土歸戴，豈獨近者情重，遠者情輕！不若依漢法遍賜天下爵，於恩為普，且可以息檢核之煩，塞巧偽之端也。」帝不從。

庚午，立王太子紹為皇太子。太子仁孝，喜文辭，善武藝，好賢禮士，容受規諫，與庾亮、溫嶠等為布衣之交。亮風格峻整，善談老、莊，帝器重之，聘亮妹為太子妃。帝以賀循行太子太傅，周顗為少傅，庾亮以中書郎侍講東宮。帝好刑名家，以《韓非》書賜太子。庾亮諫曰：「申、韓刻薄傷化，不足留聖心。」太子納之。

帝復遣使授慕容廆龍驤將軍、大單于、昌黎公，廆辭公爵不受。廆以游邃為龍驤長史，劉翔為主簿，命邃創定府朝儀法。裴嶷言於廆曰：「晉室衰微，介居江表，威德不能及遠，中原之亂，非明公不能拯也。今諸部雖各擁兵，然皆頑愚相聚，宜以漸並取，以為西討之資。」廆曰：「君言大，非孤所及也。然君中朝名德，不以孤僻陋而教誨之，是天以君賜孤而祐其國也。」乃以嶷為長史，委以軍國之謀；諸部弱小者，稍稍擊取之。

李矩使郭默、郭誦救趙固，屯於洛汭。誦潛遣其將耿稚等夜濟河襲漢營，漢貝丘王翼光覘知之，以告太子粲，請為之備。粲曰：「彼聞趙固之敗，自保不暇，安敢來此邪！毋為驚動將士！」俄而稚等奄至，十道進攻，粲眾驚潰，死傷太半，粲走保陽鄉。稚等據其營，獲器械、軍資不可勝數。及旦，粲見稚等兵少，更與劉雅生收餘眾攻之，漢主聰使太尉范隆帥騎助之，與稚等相持，苦戰二十餘日，不能下。李矩進兵救之，漢兵臨河拒守，矩兵不得濟。稚等殺其所獲牛馬，焚其軍資，突圍，奔虎牢。詔以矩都督河南三郡諸軍事。

漢蠡斯則百堂災，燒殺漢主聰之子會稽王康等二十一人。

聰以其子濟南王驥為大將軍、都督中外諸軍事、錄尚書，齊王勱為大司徒。

焦嵩、陳安舉兵逼上邽，相國保遣使告急於張寔，寔遣金城太守竇濤督步騎二萬赴之。軍至新陽，聞愍帝崩，保謀稱尊號。破羌都尉張詰言於寔曰：「南陽王，國之疏屬，忘其大恥而亟欲自尊，必不能成功。晉王近親，且有名德，當帥天下以奉之。」寔從之，遣牙門蔡忠奉表詣建康；比至，帝已即位。寔不用江東年號，猶稱建興。

夏，四月，丁丑朔，日有食之。

加王敦江州牧，王導驃騎大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。導遣八部從事行揚州郡國，還，同時俱見。諸從事各言二千石官長得失，獨顧和無言。導問之，和曰：「明公作輔，寧使網漏吞舟，何緣采聽風聞，以察察為政邪！」導咨嗟稱善。和，榮之族子也。

成丞相范長生卒；成主雄以長生子侍中賁為丞相。長生博學，多藝能，年近百歲，蜀人奉之如神。

漢中常侍王沈養女有美色，漢主聰立以為左皇后。尚書令王鑒、中書監崔懿之、中書令曹恂諫曰：「臣聞王者立後，比德乾坤，生承宗廟，沒配后土。必擇世德名宗，幽閒令淑，乃副四海之望，稱神祇之心。孝成帝以趙飛燕為後，使繼嗣絕滅，社稷為墟，此前鑒也。自麟嘉以來，中宮之位，不以德舉。借使沈之弟女，刑餘小丑，猶不可以塵污椒房，況其家婢邪！六宮妃嬪，皆公子公孫，奈何一旦以婢主之！臣恐非國家之福也。」聰大怒，使中常侍宣懷謂太子粲曰：「鑒等小子，狂言侮慢，無復君臣上下之禮，其速考實！」於是收鑒等送市，皆斬之。金紫光祿大夫王延馳將入諫，門者弗通。鑒等臨刑，王沈以杖叩之曰：「庸奴，復能為惡乎！乃公何與汝事！」鑒瞋目叱之曰：「豎子，滅大漢者，正坐汝鼠輩與靳准耳！要當訴汝於先帝，取汝於地下治之。」准謂鑒曰：「吾受詔收君，有何不善，君言漢滅由吾也！」鑒曰：「汝殺皇太弟，使主上獲不友之名。國家畜養汝輩，何得不滅！」懿之謂准曰：「汝心如梟獍，必為國患，汝既食人，人亦當食汝。」聰又立宣懷養女為中皇后。

司徒荀組在許昌，逼於石勒，帥其屬數百人渡江。詔組與太保西陽王羕並錄尚書事。

段匹磾之奔疾陸眷喪也，劉琨使其世子群送之。匹磾敗，群為段末柸所得。末柸厚禮之，許以琨為幽州刺史，欲與之襲匹磾，密遣使繼群書，請琨為內應，為匹磾邏騎所得。時琨別屯征北小城，不知也，來見匹磾。匹磾以群書示琨曰：「意亦不疑公，是以白公耳。」琨曰：「與公同盟，庶雪國家之恥，若兒書密達，亦終不以一子之故負公而忘義也。」匹磾雅重琨，初無害琨意，將聽還屯。其弟叔軍謂匹磾曰：「我，胡夷耳；所以能服晉人者，畏吾眾也。今我骨肉乖離，是其良圖之日；若有奉琨以起，吾族盡矣。」匹磾攻拔之。代郡太守辟閭嵩、後將軍韓據復潛謀襲匹磾，事洩，匹磾執嵩、據及其徒黨，悉誅之。五月，癸丑，匹磾稱詔收琨，縊殺之，並殺其子侄四人。琨從事中郎盧諶、崔悅等帥琨餘眾奔遼西，依段末柸，奉劉群為主；將佐多奔石勒。悅，林之曾孫也。朝廷以匹磾尚強，冀其能平河朔，乃不為琨舉哀。溫嶠表：「琨盡忠帝室，家破身亡，宜在褒恤。」盧諶、崔悅因末柸使者，亦上表為琨訟冤。後數歲，乃贈琨太尉、侍中，謚曰愍。於是夷、晉以琨死故，皆不附匹磾。末柸遣其弟攻匹磾，匹磾帥其眾數千將奔邵續，勒將石越邀之於鹽山，大敗之，匹磾復還保薊。末柸自稱幽州刺史。

初，溫嶠為劉琨奉表詣建康，其母崔氏固止之，嶠絕裾而去。既至，屢求返命，朝廷不許，會琨死，除散騎侍郎。嶠聞母亡，阻亂不得奔喪、臨葬，固讓不拜，苦請北歸。詔曰：「凡行禮者，當使理可經通。今桀逆未梟，諸軍奉迎梓宮猶未得進，嶠以一身，於何濟其私難而不從王命邪！」嶠不得已受拜。

初，曹嶷既據青州，乃叛漢來降。又以建康懸遠，勢援不接，復與石勒相結，勒授嶷東州大將軍、青州牧，封琅邪公。

六月，甲申，以刁協為尚書令，荀崧為左僕射。協性剛悍，與物多忤，與侍中劉隗懼為帝所寵任；欲矯時弊，每崇上抑下，排沮豪強，故為王氏所疾，諸刻碎之政，皆雲隗、協所建。協又使酒放肆，侵毀公卿，見者皆側目憚之。

戊戌，封皇子晞為武陵王。

劉虎自朔方侵拓跋鬱律西部。秋，七月，鬱律擊虎，大破之。虎走出塞，從弟路孤帥其部落降於鬱律。於是鬱律西取烏孫故地，東兼勿吉以西，士馬精強，雄於北方。

漢主聰寢疾，征大司馬曜為丞相，石勒為大將軍，皆隸尚書事，受遺詔輔政。曜、勒固辭。乃以曜為丞相、領雍州牧，勒為大將軍、領幽、冀二州牧，勒辭不受。以上洛王景為太宰，濟南王驥為大司馬，昌國公顗為太師，朱紀為太傅，呼延晏為太保，並錄尚書事；范隆守尚書令、儀同三司，靳准為大司空、領司隸校尉，皆迭決尚書奏事。癸亥，聰卒。甲子，太子粲即位。尊皇后靳氏為皇太后，樊氏號弘道皇后，武氏號弘德皇后，王氏號弘孝皇后；立其妻靳氏為皇后，子元公為太子。大赦，改元漢昌。葬聰於宣光陵，謚曰昭武皇帝，廟號烈宗。靳太后等皆年未盈二十，粲多行無禮，無復哀戚。

靳准陰有異志，私謂粲曰：「如聞諸公欲行伊、霍之事，先誅太保及臣，以大司馬統萬機，陛下宜早圖之！」粲不從。准懼，復使二靳氏言之，粲乃從之。收其太宰景、大司馬驥、驥母弟車騎大將軍吳王逞、太師顗、大司徒齊王勱，皆殺之。朱紀、范隆奔長安。八月，粲治兵於上林，謀討石勒。以丞相曜為相國、都督中外諸軍事，仍鎮長安；靳准為大將軍、錄尚書事。粲常游宴後宮。軍國之事，一決於准。准矯詔以從弟明為車騎將軍，康為衛將軍。

准將作亂，謀於王延。延弗從，馳，將告之；遇靳康，劫延以歸。准遂勒兵升光極殿，

使甲士執粲，數而殺之，謚曰隱帝。劉氏男女，無少長皆斬東市。發永光、宣光二陵，斬聰屍，焚其宗廟。准自號大將軍、漢天王，稱制，置百官，謂安定胡嵩曰：「自古無胡人為天子者，今以傳國璽付汝，還如晉家。」嵩不敢受；准怒，殺之。遣使告司州刺史李矩曰：「劉淵，屠各小丑，因晉之亂。矯稱天命，使二帝幽沒。輒帥眾扶侍梓宮，請以上聞。」矩馳表於帝，帝遣太常韓胤等奉迎梓宮。漢尚書北宮純等招集晉人，堡於東宮，靳康攻滅之。准欲以王延為左光祿大夫，延罵曰：「屠各逆奴，何不速殺我！以吾左目置西陽門，觀相國之入也；右目置建春門，觀大將軍之入也！」准殺之。

相國曜聞亂，自長安赴之。石勒帥精銳五萬以討准，據襄陵北原。准數挑戰，勒堅壁以挫之。冬，十月，曜至赤壁。太保呼延晏等自平陽歸之，與太傅朱紀等共上尊號。曜即皇帝位，大赦，惟靳准一門不在赦例。改元光初。以朱紀領司徒，呼延晏領司空，太尉范隆以下悉復本位。以石勒為大司馬、大將軍，加九錫，增封十郡，進爵為趙公。

勒進攻准於平陽，巴及羌、羯降者十餘萬落，勒皆徙之於所部郡縣。漢主曜使征北將軍劉雅、鎮北將軍劉策屯汾陰，與勒共討准。

十一月，乙卯，日夜出，高三丈。

詔以王敦為荊州牧，加陶侃都督交州諸軍事。敦固辭州牧，乃聽為刺史。

庚申，詔群公卿士各陳得失。御史中丞熊遠上疏，以為：「胡賊猾夏，梓宮未返，而不能遣軍進討，一失也；群官不以仇賊未報為恥，務在調戲、酒食而已，二失也；選官用人，不料實德，惟在白望，不求才幹，惟事請托，當官者以治事為俗吏，奉法為苛刻，盡禮為諂諛，從容為高妙，放蕩為達士，驕蹇為簡雅，三失也；世之所惡者，陸沈泥滓；時之所善者，翱翔雲霄。是以萬機未整，風俗偽薄。朝廷群司，以從順為善，相違見貶，安得朝有辨爭之臣，士無祿仕之志乎！古之取士，敷奏以言；今光祿不試，甚違古義。又舉賢不出世族，用法不及權貴，是以才不濟務，奸無所懲。若此道不改，求以救亂，難矣！」

先是，帝以離亂之際，欲慰悅人心，州郡秀、孝至者，不試，普皆署吏。尚書陳頵亦上言：「宜漸循舊制，試以經策。」帝從之，仍詔：「不中科者，刺史、太守免官。」於是秀、孝皆不敢行，其有到者，亦皆托疾，比三年無就試者。帝欲特除孝廉已到者官，尚書郎孔坦奏議，以為：「近郡懼累君父，皆不敢行；遠郡冀於不試，冒昧來赴。今若

偏加除署，是為謹身奉法者失分，僥倖投射者得官，頹風傷教，恐從此始。不若一切罷歸，而為之延期，使得就學，則法均而令信矣。」帝從之，聽孝廉申至七年乃試。坦，愉之從子也。

靳准使侍中卜泰送乘輿、服御，請和於石勒，勒囚泰，送於漢主曜。曜謂泰曰：「先帝末年，實亂大倫。司空行伊、霍之權，使朕及此，其功大矣。若早迎大駕者，當悉以政事相委，況免死乎！卿為朕入城，具宣此意。」泰還平陽，准自以殺曜母兄，沈吟未從。十二月，左、右車騎將軍喬泰、王騰、衛將軍靳康等相與殺准，推尚書令靳明為主，遣卜泰奉傳國六璽降漢。石勒大怒，進軍攻明；明出戰，大敗，乃嬰城固守。

丁丑，封皇子煥為琅邪王。煥，鄭夫人之子，生二年矣，帝愛之，以其疾篤，故王之。己卯，薨。帝以成人之禮葬之，備吉凶儀服，營起園陵，功費甚廣。琅邪國右常侍會稽孫霄上疏諫曰：「古者凶荒殺禮，況今海內喪亂，憲章舊制，猶宜節省。而禮典所無，顧崇飾如是乎！竭已罷之民，營無益之事，殫已困之財，修無用之費，此臣之所不安也。」帝不從。

彭城內史周撫殺沛國內史周默，以其眾降石勒。詔下邳內史劉遐領鼓城內史，與徐州刺史蔡豹、泰山太守徐龕共討之。豹，質之玄孫也。

石虎帥幽、冀之兵會石勒攻平陽，靳明屢敗，遣使求救於漢。漢主曜使劉雅、劉策迎之，明帥平陽士女萬五千人奔漢。曜西屯粟邑，收靳氏男女，無少長皆斬之。曜迎其母胡氏之喪於平陽，葬於粟邑，號曰陽陵，謚曰宣明皇太后。石勒焚平陽宮室，使裴憲、石會修永光、宣光二陵，收漢主粲已下百餘口葬之，置戍而歸。

成梁州刺史李鳳數有功，成主雄兄子稚在晉壽，疾之。鳳以巴西叛，雄自至涪，使太傅驤討鳳，斬之；以李壽為前將軍，督巴西軍事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